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黃奕遐

管城碩記卷四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書二

逾于河蔡傳曰逾者禹自荆山而過於河也孔氏以為荆山之脉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葢禹之治水隨山刋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如今葬法所言也

按考工記曰凡天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凡溝

逆地防謂之不行鄭注地防地脉也若逆其脉理則水不行又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没於勃碣正義曰言中國山川東北流行今岍岐皆在秦隴是為維首若山脉必不逾河則自隴蜀而止何以東北流行尾没於勃碣地脉之説未可廢也若謂禹自荆山逾河而書之八年於外可勝書哉

朱圉蔡傳曰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

俗呼為白巖山

按水經注子午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塹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一統志朱圉山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二百里

外方蔡傳曰地志潁川崈高縣有崈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

按唐志河南伊闕縣有陸渾山一名方山金仁山曰舊以嵩高為外方非是嵩高世名中岳安得與江夏

內方相為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葢古外方云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傳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蔡傳曰地志江夏安陸縣有横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

按水經洛水北過河南縣南注曰地記云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則陪尾應在河南縣之東北為豫州山舊以為安陸横尾則荆州界矣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蔡傳曰地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

原者亦非是盖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

按郡國志鄱陽有鄱水歷陵有傅陽山二縣並屬豫章則歷陵山之在鄱陽者即漢以歷陵名縣者也後以鄱陽屬饒州歷陵屬江州乃始覺其分耳據爾雅廣平曰原惟其甚小而卑故以敷淺原目之若廬山甚高且大山圖曰四方周四百餘里叠鄣之巖萬仞

其與廣平曰原者豈有當耶尚書日記曰江州潯陽縣蒲塘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傅陽山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為九道經言荆及衡陽惟荆州九江孔殷則九江與敷淺原皆在衡山之陽皆荆州之界朱子答程泰之云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即今廬山雖山之高卑大小不同而脉絡貫通則一蔡傳以過九江為禹過導漾亦曰過三澨至于大別導江亦曰過九江至于東陵皆可以為禹過耶否耶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蔡傳曰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

按漢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則弱水尚在酒泉之東明矣通鑑秦征西將軍孔子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覓地降於秦拜弱水護軍證知為禹貢弱水無疑括地志曰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東南流會於國北又南歷

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濶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此柳州所謂不能負芥故名弱水者也蔡傳混以為禹貢弱水非矣孔傳曰合黎水名史記正義曰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歴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三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此合黎當是水名故得有餘波入流沙也晉書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北方勺曰西安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

細沒馬脛無水源即乾沙耳二日至西海一統志弱水在今甘州衛城西合黎山在陜西行都司城西北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蔡傳曰地志黑水出犍為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唐樊綽曰麗水即古之黑水程氏曰西洱河其流正趨南海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按穆天子傳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昆侖鴻鷺之上黑水之西河經所云黑水西河惟雍州也昆

侖鴻鷺唐志肅州酒泉縣有昆侖山山在今肅州衛
也韓苑洛曰黑水在今肅州衛城西十五里水南流
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水經黑水出
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與經
文悉相符合其為禹貢之黑水無疑不必旁引麗水
汾關山西洱河為證也又按西河舊事曰三危山俗
亦謂昇雨山今禹貢錐指作畀羽山葢以翻本史記
注誤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蔡傳曰按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䅭䅭哩山所謂崑崙也二說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而下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其所畧也又按李復云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

按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經史之言河源者其簡括莫過於此然猶未得其詳也我

聖祖諭閣部諸臣曰黄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沮洳渙散望之燦若列星蒙古名鄂端他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皆星宿海也滙而為查靈鄂靈二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原原本本朗如日照今古之言河源者悉當奉為

典誤矣蔡傳所引殊多譌誤據唐書契丹傳云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踰湟水至龍泉谷得河源於悶磨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元鼎非薛姓也又唐循吏傳有薛大鼎薛元賞俱無窮河源事則蔡傳云薛氏誤宋易氏跋禹貢疆理記河自積石至龍門計四千七百二十三里蔡傳云三千誤又李復言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禹鑿龍門起於唐東受降城之東至此山盡計河自東受降城至于龍門凡一千八

百七十七里豈皆為禹所開鑿者乎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則禹之治水行所無事所開鑿者大概如斯耳復之言安可據也吕氏春秋曰古龍門未開吕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河故道正亦無俟他求耳

至于大伾蔡傳曰大伾當以黎陽者為是

按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易氏曰大伾在黎陽縣南七里俗號為黎山水經注云今黎山之東

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黄河左覆金城東西南之不同者或城邑遷改有不同耳

同為逆河入于海蔡傳曰逆河謂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流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

按爾雅曰逆迎也如春秋如齊逆女書顧命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是也經盖言九河雖分其實同為迎逆大河之水以入于海也漢許商謂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如必又開通大河使此二百餘里之九河合為一河無論此景德滄瀛之地無處可容此大河且九河之勢已將入海而必不聽其自為入海乃合九河為一然後入海何禹之不憚煩也孔傳曰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入于渤海鄭玄曰下尾合名為逆河皆誤解也觀孟子曰禹疏九河注之海

則九河自為入海可知王肅注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斯則不易之論矣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蔡傳曰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

按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氐道縣之養山名養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水經曰漾水出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

漢水又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此葢以西漢會白水而言耳故漢志白水縣注應劭曰水出徼外北入漢是也蔡傳誤合白水為泉謂西漢出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非矣

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蔡傳曰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

北江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大江水落湖水方淺隨江以東為合東滙北滙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記其小而遺其大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勢重役煩禹親涖而身督之若江淮地偏或分遣官屬往視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滙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滙謂之北江

無足怪者

按山海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又曰贛水又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江是禹時已有彭澤之名漢志豫章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則彭澤乃在彭蠡之東明矣東匯澤者謂東匯彭澤為彭蠡也鄭氏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澤即彭澤也不曰中江而曰北江江在彭蠡之北也史淮南王傳絶豫章之口張守節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是也不曰

北為北江而曰東為北江者漢水出隴西氐道江水出蜀湔氐道西徼外江漢皆源於西故匯澤彭蠡入江東下不曰北而曰東者自西而東故也且江勢正北處受漢口而漢之入江又自北来因以北江名之不曰漢而曰江者漢自漢口入江之後見江而不見漢故也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也故曰東為北江入于海蔡傳乃以為經誤妄矣至以洞庭彭蠡閰三苗所居官屬之往未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

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尤屬無稽葢匯澤即九江之孔殷而非為漢水之所匯也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漢志豫章九水皆入湖漢水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則匯澤為九江之匯可知矣謂之彭者南楚有彭水此有彭澤彭亦江名也爰因以名之耳漢水入江至此已七百餘里乃謂不知非漢水所匯當日之官屬想亦愚不至此且謂洞庭彭蠡間三苗所居未必

遽敢深入則楊州彭蠡既豬固屬虛談而舜典之竄三苗又將誰竄之耶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夫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禹之徂征亦應親至彭蠡矣豈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乎兩漢志鄱陽有鄱水彭澤有彭蠡澤蔡傳謂彭蠡即番陽湖非矣史記秦伐楚取番置番陽縣以在番水之陽也隋始以番陽名湖金仁山曰彭蠡今鄱陽湖也番湖之名葢起於後代釋禹貢者何用曉曉於此也

岷山導江蔡傳曰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見梁州下

按溯江紀源曰禹貢岷山導江特氾濫中國之始按其發源河自昆侖之北江亦自昆侖之南其龍脉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江之所以大於河也然亦祇得其梗概多略而不詳我

聖祖諭閣部諸臣曰岷江之源出黃河西巴顏喀拉嶺察七爾哈納番名岷捏撮漢書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

是也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黄勝關外乃楮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斯言實有可據自黄勝關瀺瀞而入至灌縣分數十道至新津縣復為一東南行至叙州金沙江自馬湖來合之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番言烏裡烏蘇譯言乳牛山也東南流喀木地𥟖名母魯斯烏蘇衣又東南流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寧府合打冲河東流至武定府邐迤

諸土司界入蜀合岷江出三峽入楚
天語煌煌地理河渠瞭然指掌勒之金石以貽萬世後之讀
禹貢者何幸也
又東至于澧蔡傳曰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
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
按漢志武陵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沅
誤當作江水經澧水過作唐縣北又東至長沙下雋
縣西北東入于江則澧之入江明矣山海經洞庭之

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交瀟湘之淵郭璞曰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為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則澧水不與九江之數而自為入江明矣蔡傳疑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然以澧列九江者始於自為之傳而非先儒之說也若依漢志九江在尋陽則澧為水名又何嘗與九江之一乎

過九江至于東陵蔡傳曰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

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

按漢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晉書卞壼傳蘇峻至東陵口壼與戰于陵西通鑑梁韋叡攻魏至合肥諸軍進至東陵皆是東陵也史記楚世家秦拔我西陵括地志西陵在黄州黄山西二里此二陵相為東西者也若岳州巴陵古未有東陵之名水經注曰巴邱山在湘水右岸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是從前並無巴陵之名何從而為東陵乎沈約宋書州

郡志曰夷陵漢舊縣吳改曰西陵是從前並無西陵之名何從與巴陵而相為東西乎且蔡傳所據者以水經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西北也而水經又曰東陵地在廬江灊陵西北又曰江水逕西陵縣故城南又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氏曰下雉縣後併新陽江水口又東得灊溪水口並江浦也即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者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東陵者也是數說皆水經也豈皆

不可據而九江在下雋西北者獨可據乎且安知下雋西北不為東北之譌乎

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蔡傳曰會匯中江見上

按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發源注海者也漢自大别入江雖獨能注海不以漢名因其所入處在江之北故曰北江觀荆州並言江漢朝宗與九江孔殷則江在中漢在北九江在南可知江水至東陵之東邪迤

而北同會於所匯之處北即北江不言江者蒙上北江之文也匯即匯澤不言澤者蒙上匯澤之文也江與北江同會於所匯之處故曰于匯朱長孺謂東迤句當作為匯不當云于匯非也葢會于匯者與會于涇會于伊同一例也江漢同會于匯而後分東為中江則中之北為北江南為南江可知國語范蠡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應劭曰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是蕪湖雖名中江而三江自此分矣北江自毗陵

北入海南江自吳縣南入海當禹貢之時南江由丹湖趨宜興百瀆以抵於吳南越絕書有丹湖有西江西江即中江以在吳西故也漢唐以前於溧陽之間築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故南江上流得以西决於蕪湖而下流乃東趨於吳縣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後之讀經者不能通經而轉疑經文為誤殊可歎也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蔡傳曰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

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於舜也

按竹書帝堯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贄用玄圭則是當云告成功於堯蔡傳以為告舜誤温公通鑑堯七十有二載命禹平水土八十載禹功告成亦以為堯時也

甘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傳曰按史記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三正子丑寅之三正也

按天問曰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則啓立而有扈不服者亦明證也竹書夏帝啓二年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即此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孔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此說為得其正也韓非子曰有扈氏有失度亡國之臣也其君臣威侮怠棄如此是不獨以不服已而征之也

五子之歌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蔡傳曰堯初為唐侯

及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

按孔疏曰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据竹書帝堯陶唐氏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八十九年作游宫於陶九十年帝游居於陶一百年帝陟於陶水經河水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注曰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帝堯倦勤游居於陶世以堯為陶唐氏

蓋繇此也

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蔡傳曰集漢書作輯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

仲康即位之五年

按孔傳曰房所次之舍疏曰房謂室之房也或以為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星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似矣知不然者但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歴錯不得以表日食也唐天文志大衍歴

議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蔡傳謂掩蝕於房宿者葢依此也邵子皇極經世云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大衍歲建不合据竹書仲康元年巳丑帝即位居斟鄩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與大衍實相符合則邵氏之説未足据也

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蔡傳曰桀奔于此因以放之

按竹書殷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殷商成湯二十年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据此乃湯獲桀而放之若桀自奔于此則聽之可矣何謂之放至桀卒禁弦歌舞湯自謂有慙德者數十年如一日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昆吾夏伯也以乙卯

日與桀同誅夫謂昆吾以乙卯受誅可矣乃云與桀同誅何謬也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蔡傳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

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

按竹書成湯在位二十九年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

位居亳伊尹放太甲于桐計湯陟之年歲在甲戌至此凡八年矣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孫奭曰史記云外丙即位三年不稽孟子之過也又周書無逸周公言殷王中宗高宗祖甲而後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葢亦指此而言耳而孔氏疑之非也至於改正朔不改月數則亦有不盡然者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天子乃祈来

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則是周以孟冬建亥之月為臘也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鄭康成曰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是周以建亥之月改為十二月也但伊訓所言十二月者乃嗣王元祀之十二月商正建丑即位改元以正朔舉事此為建丑之月無疑也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以建子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祭享猶自

夏禹是謂周月以紀于政繇此推之則四月維夏諸
詩可無疑矣商雖建丑何必不與夏正並行也
太甲上惟嗣王不惠於阿衡蔡傳曰阿衡商之官名言
天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
按竹書沃丁八年祠保衡說命昔先正保衡又罔俾
阿衡專美有商君奭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詩毛傳
曰阿衡伊尹也書孔傳曰伊尹為保衡他書不見有
是官當以伊尹之號為是

盤庚上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蔡傳曰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按湯始為天子而都亳不當在遷數也且上文云茲猶不常寧湯之都亳豈猶不寧乎盤湯之後盤庚之前自有五遷也竹書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一也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

于相二也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三也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四也南庚元年

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遷于奄五也殷本紀祖乙遷

邢索隱曰邢音耿代本亦作耿非有二也竹書盤庚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十五年營殷邑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說命下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蔡傳曰唐

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

使居民間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非是

按孔疏曰君奭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葢甘盤于小乙之世受遺輔政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据竹書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十年陟武丁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傅說得之六年命卿士傅說葢說

命作于三年之後追述其舊學既遯之事不必定學訖而乃遯也六年命說為卿士則六年之前猶盤為卿士孔疏言高宗免喪甘盤已死無所據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蔡傳曰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按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唐孔氏曰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蓋非也高宗武丁廟號也若是書作於武

丁未陟之前可謂高宗之訓乎竹書殷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廟有雉來五十九年陟廟號高宗祖庚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殷本紀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意是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每過於豐故戒以無豐于昵而作高宗之訓乃所以訓祖庚也孔疏以為訓高宗誤矣書序高宗祭成湯竹書武丁祭太廟並有證據而蔡傳云祭禰廟以序

言祭湯廟非意以豐于昵昵為近廟則不得言湯廟也不啻豐于昵者祖庚也祭湯廟者武丁也祖已因其豐于昵以高宗肜日訓之故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格王孔傳言至道之王則是以高宗為先世至道之王而乃以訓于王也何得以序為非

西伯戡黎蔡傳曰西伯文王也或曰西伯武王也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

按大全引朱子曰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

亦是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或問西伯戡黎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為武王吳才老亦言乘黎恐是伐紂時事然史記又謂文王伐崇伐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音相近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姑且闕之據竹書殷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

伐黎則是取耆者文王戡黎耆者武王耆亦非即黎也

管城碩記卷四

管城碩記卷五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書三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傳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三年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歐陽氏曰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武王

即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由是言之皆妄也歐陽之辨極明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又漢孔氏以序言一月戊午而經又係之以春以春為建子之月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按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

十有一年之誤可知矣余嘗考之書序不誤而經文十有三年三字誤也据竹書殷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五十一年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計帝辛四十二年武王即位之元年至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由

庚辰至庚寅凡十有一年書序為不誤也明年誅紂歲在辛卯為武王即位之十二年是經文三字誤也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孔傳謂箕子是年四月歸周亦以釋箕子囚而知之訪問天道作洪範豈必即是年事哉又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傳曰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初未嘗言受命改元也蔡傳譏其言改元為誤非矣至於以建子之月為春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春王

正月者九十有三凡皆周正建子之月也後漢元和三年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則是季冬仲冬皆可言春也魏書李彪傳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則是建子建丑皆可為春也孔疏

曰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此唐孔氏也蔡傳以為漢孔氏誤大抵紂未亡以前竹書所紀者商正帝辛五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從周師伐殷是於周為十一月建子之月孔傳曰周之孟春是也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大告武成蔡傳曰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

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

按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諸侯伐殷親禽受于南單之臺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則是大告武成者謂大武之樂所由成也樂記夫子語賓牟賈曰夫武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鄭注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

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又按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其名篇亦止武之一字則此大告武成者即告以大武之六成也向使竹書不出不以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連書於十有二年之下予又安從而疑之又安從而辨之

孔傳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詩言有此武功者指伐崇耳若謂文有克商之武功至此而告天祭廟以著其成不幾視聖人之心幾同於魏武乎

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蔡傳曰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按唐孔氏曰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

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小劉以敬用等字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余讀南齊書永明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九年八月獲神龜一頭下有巽兑卦車頻秦書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文晉書堅傳亦載其事隋書王劭傳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則禹時洛水龜書先有文字無足

怪也歐陽氏作葛氏鼎歌曰馬圖出河龜負疇自古

怪說何悠悠真荆公所云歐九不學故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蔡傳曰水火木

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

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按禹謨水火木金土穀蔡傳曰水克火火克金金克

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洪範水火木金土蔡傳曰五行

相生之序殊不知聖人作書偶然序列不過倒置一

金字而遂互生異議也凡此皆五德相勝之說以為之倡而班志遂有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說据月令春在木其數八夏在火其數七秋在金其數九冬在水其數六初無以水屬天以火屬地之說左傳蔡墨對魏獻子五行之官木正勾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與月令合又史伯言先王以土與木金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與洪範合初何嘗以五行分屬於天地若謂禹謨主相克

洪範主相生五行以三者屬天二者屬地必不然矣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五行皆天之所生而謂天生者三地生者二必不然矣然則生克之說將遂可廢乎曰不然据儀禮昏禮有云適見于天日為之食孔疏曰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謫謂日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公問於梓慎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也日

月之行也分同道也其他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為災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木反克金故為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衛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而為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為木辰為土木當克土令日食土反克木故為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為水午為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為災者以秋七月夏之五月是壬午之

日故不為災然則五行之相生如火為土母水為木母之類五行之相克如木當克土土反克木之類豈禹謨則專主於相克洪範則專主於相生之謂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蔡傳曰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按爾雅釋詁皇大也孔傳曰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孔疏曰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皆謂用大中也洛書以皇極居中為九疇之本猶河圖以太極居

中而為八卦之本也建用皇極即所謂彝倫之攸叙也自五行至六極其二十字本龜文所有禹因而第之以皇極居五而箕子之陳洪範又因以明禹所受於堯舜相傳之法也彝倫攸叙而亦謂之為法者即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下所謂錫汝保極維皇作極是也建極猶建中即堯舜之執中用中也初一曰五行潤下炎上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也次二曰敬用五事作肅作睿即慎厥身修思永也次

三曰農用八政食貨賓師即食哉惟時以及於懋遷有無化居司空平水土司徒敷五教之類也次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星辰即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與所謂歷數在汝躬也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柔即正德利用直哉惟清以及剛而塞柔而立也次七曰明用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從筮從即官占惟先蔽志詢謀僉同龜筮協從也次八曰念用庶徵省歲省月即惟幾惟康昭受上帝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壽富康寧凶短折即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九疇以皇極為本皇極建而九疇皆得矣故孔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蔡傳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

按孔傳曰偏不平陂不正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注引釋文曰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按唐紀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頗為

陂曰朕聽政之暇每夜觀書匪徒説於微言實欲暢
於精理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斯
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
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别為
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簡
編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仍原始要終須有刋革宜
改頗字為陂仍宣示國學又宋史徽宗宣和六年詔
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為頗蔡傳成於寧宗嘉定二年

已己歲則是在宣和之後不知其何以不改据易无平不陂蔡傳陂不平於義為允而孔傳云陂不正蓋彼時猶是無頗故訓為不正也

旅獒西旅厎貢厥獒蔡傳曰西旅西方蠻夷國名

按孟子無忘賓旅趙岐注曰賓賓客旅羈旅此蓋以西夷獻獒周以其地遠不臣以賓旅待之故曰西旅竹書武王十三年巢伯来賓書序巢伯来朝王命芮伯作旅巢命是皆以賓旅之禮待之言賓則太過言

旅則降於賓矣泰誓中下曰西土有衆我西土君子牧誓曰逖矣西土之人故西土有貢獒者而武王意不忍却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旅獒旅巢義一也漢孔氏旅巢傳曰陳威德以命巢於旅獒傳曰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並以爾雅旅陳也為訓非矣至謂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其誤始於唐孔氏而蔡傳依之也

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蔡傳曰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于管蔡之辟謂誅殺之以居東為東征非也

按竹書成王元年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武庚以殷畔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據此則居東二年乃是避居于東陸氏釋文曰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其説葢始於馬融也然以

為避居東都則亦非也史記魯世家曰人或譖周公
周公奔楚邵實曰周公辟流言嘗居東矣魯公封也
不之魯而之楚乎据國策季歷葬於楚山之尾季婦
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括地志終南山一名
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
言出居依於祖考之墓地必無遠適東都之理邵疑
奔楚為楚國失之遠矣觀下文王啓金縢執書以泣
曰惟朕小子其新迎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則居東在

成周之東為甚近而必非東都明矣

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蔡傳曰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

按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則受命東征者周公也武王為周公之兄成

王之考此言若兄考謂若兄即予考也本一體相關乃有友伐厥子民友即上所謂大化誘我友邦君者是也時三監淮夷共相叛亂以伐我周之子民豈可以養冦害民反勸若而弗救乎觀此則周公本無誅戮管蔡之心而成王之責任周公葢有不得不然者也蔡傳乃以為喻言非矣

康誥蔡傳曰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

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序書者不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

按衛康叔世家曰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故謂之康誥蔡傳以為序書者誤豈太史公亦誤乎据竹書武王十三年大封諸侯

十五年冬遷九鼎于洛十七年冬十二月王陟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禄父遷殷民于衛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計武王以丙申年十二月陟至成王三年正月相距二十七月時成王冲幼在喪服亮陰之中方二年及三月耳不得遽作誥以命康叔故周公取武王時告康叔者申之太史公謂周公申告康叔者是也序書者因叙之於此非誤也且康叔於武王時初封于

康則曰康誥猶召公封召則曰召誥蔡仲封蔡則曰蔡仲之命若成王三年遷殷民于衛時康叔已改封于衛矣不曰衛誥而曰康誥者豈非本武王之書而周公申之哉蔡傳又以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脱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又不然篇首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非直指洛誥言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曰粤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至十五年遂遷鼎于洛書序所云豈

即洛誥之洛哉

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蔡傳曰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也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按上文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孔傳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據漢律歷志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

之歳也安在於召公如洛度邑之後始尊周公之後
為魯侯乎据竹書成王七年春三月召康公如洛度
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十年周文
公出居于豐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十四年洛
邑告成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葢當時召公如洛
周公繼至王如東都復封公之次子君陳為周公以
代公後爰於十有二月烝祭日用兩騂牛于文武命
史逸為祝册以告之言惟告周公其後者示重也春

秋傳隱六年周桓公僖九年宰周公其後也前言命公後迪將其後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葢言其世為周公儀刑勿替俾四方世享其德公答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多子者公旦之諸子也言已以諸子治事篤厚前人之功烈答衆望而作周孚信也蔡傳乃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前人為文武非矣夫以前人為文武則多子即公之諸子可知矣至以命公後為命公留後治洛者則又惑於吳氏公留洛七

年之說而失考也公成王七年至洛十年出居于豐在洛者凡三年耳經云惟七年葢以成王十四年洛邑告成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相距凡七年公何嘗七年留洛且薨于洛也書君陳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葢先時册命周公後乃分尹東郊耳

多士蔡傳曰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

此多士之所以作也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

按竹書成王三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即是事也書序成周既城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序葢以成周既成其所遷殷民之中又有頑梗不率者爰作多士以誥之此特為頑民而發非謂始遷其民也又竹書成王三年滅殷遷殷民于衛五年

營成周八年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則是成周既成亦嘗有遷殷民之事矣又多士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三月即召公如洛之三月也蔡傳以為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周公至洛久矣至是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殊失考矣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蔡傳曰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按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朱子集注曰居其所不動也葢以不動者為所而衆動以之為樞紐也在天為北極在易為太極在範為皇極在聖人為主靜以立極君子以無逸為所即君子以無逸為極也益曰罔遊于逸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曰所其無逸聖賢相傳之心法無有不以是為兢兢業業者若但以處所釋之其意雖本於宋玉然以為動靜食息無不在是處則亦淺之乎言無逸矣至謂先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即豳風七月意也朱子詩傳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豳風無逸不有互相發明哉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蔡傳曰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

按竹書武丁元年丁未五十九年陟祖庚元年丙午十一年陟祖甲元年丁巳三十三年陟邵子云祖庚

七年恐未足据又竹書外壬小乙皆十年庚丁八年小庚開甲皆五年南庚六年仲壬陽甲馮辛皆四年小辛三年書言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亦各有所指非泛言也

君奭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蔡傳曰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得復聞其鳴矣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按竹書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遂有事于河是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于商蔡傳曰致辟云者誅戮之也

按周書作雒解曰降辟三叔管叔經而卒是時周公東征既誅武庚而三叔依然無恙致辟云者辟法也謂欲以國法懲之管叔經而卒前漢志中牟縣有管

城後漢志縣有林鄉天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是管叔於伯林之地自經而死也是周公未嘗誅戮之也孔傳以辟為誅殺蔡傳依之非也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蔡傳曰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按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三年王師滅殷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

自奄六年大蒐于岐陽七年周公復政于王書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葢周公攝政五年之事書詞先言周公曰而後言王若曰者此也成王即政則猶在二年之後而孔傳謂周公歸政之明年蔡傳據為成王即政之明年皆失考也觀下文王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其為成王之五年不益信哉

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蔡傳曰此書之本序也成王歸于鎬京董正治事

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内治之修也
按竹書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黜豐侯周官之作當在是時也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計滅殷與伐淮夷事在三年四年至此相距十五年序以經言四征弗庭而實之非謂以征是地而歸也序言豐豐亦即宗周也徐廣曰鎬去豐二十五里是皆為宗周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蔡傳曰哉生魄十六日

按孔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孔疏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歴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据竹書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三十七年

夏四月乙丑王陟康王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于豐宫則是成王崩年歲在癸酉唐時竹書既出而孔氏仍未之考是亦其疎略處也

呂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苗民弗用靈制以刑蔡傳曰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按孔傳曰蚩尤黄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据後漢書張衡傳凡讖皆云伐蚩尤而詩讖獨

云蚩尤敗然後堯受命疑蚩尤種類高辛之末尚在故三苗之君得習蚩尤之惡而制以重刑如張衡傳所云者又按周禮肆師疏賈公彦引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殆即經所云延及平民罔不寇賊者也

大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蔡傳曰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宫剕劓墨者皆不復降等用矣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

是制哉

按經文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言犯墨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徑赦之也罰之百鍰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蔡傳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非也觀其言五過之

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又言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其兢兢以黷貨為戒者豈反借以歛民財為哉蔡傳又以為夫子錄之葢亦示戒則又非也夫子作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五刑之屬三千皆呂刑文也向使以穆王為戒而又何引之以垂訓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錢黄照

謄録監生臣李永寧

管城碩記卷六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詩一

釋文舊說云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朱子曰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

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令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又論邶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强而推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

則失矣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

按馬端臨經籍考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讀國風諸詩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葢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

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葢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茍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葢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見之

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為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宫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頼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

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敘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

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葢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叔段桓

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桒菅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别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删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為男女淫佚奔

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門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昏淫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

篇也愚非敢茍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葢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葢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

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害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詩決非滛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俠邪之所作也夫子

於鄭衛益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郊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欲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賔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俠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

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

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来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

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

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

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

唐孔氏關雎疏曰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非是褒賞后妃能為此行也

按關雎化始房中故遂云后妃之德非不知有文王也亦有言文王而不及后妃者如漢廣之序是也朱

子乃云序者徒見其辭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又哀窈窕思賢才足上所云憂在進賢也而無傷善之心足上所云不淫其色也朱子乃曰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過矣又按子貢詩傳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是淑女為太姒思賢以自輔而忘其身之為逑若曰茲淑女是君子之好逑吾何德以配君子云爾葢是詩為后妃所自作故取之以冠

全詩義或然也

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

按朱子以在父母家一句為未安蓋以為若在父母之家即詩中不應以歸寧父母為言然序先言其志在女功後言其服澣濯尊師傅化天下以婦道是序分言之而朱子故為連讀之也

卷耳序云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按襄十五年左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與詩序求賢審官意合葢后妃思君子官賢人志在於輔佐於是代文王設身處地以為嗟我懷人我姑酌彼金罍耳凡言我者皆指文王也朱子以為后妃所自作采卷耳后妃不屑嗟我懷人非后妃口吻甚至欲陟崔嵬而思乘馬思酌酒豈后妃所自為乎

螽斯序云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按朱子以螽斯為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然序以言若螽斯為句其所以能若此者由於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加一若字則亦以為比可知

兔罝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按左傳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申培詩說云文王舉閎夭散宜生而詩人咏之墨子云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西土服葢商季賢才隱遯如

太公隱於屠釣則閎散隱於兎罝容或有之序以為關雎之詩后妃思賢騰以自輔故化行而賢人衆多也但旣為干城腹心則已在官使矣曰武夫者追言其始進時耳朱子以為野人亦未然

汝墳序云文王化行乎汝墳之國

按韓詩曰汝墳辭家也薛氏曰燬烈火也孔邇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也言王室政如烈火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故為禄仕東漢周磐貧薄不充

養嘗誦汝墳之卒章乃慨然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亦
此意也子貢詩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
賦汝墳朱子集傳父母指文王也與詩傳意同
鵲巢序云夫人之德也鄭箋云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鳲
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按集傳曰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是
先將鳩説壞矣何以為夫人興乎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曰此恐亦是夫

人之詩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按徐幹中論曰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也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彊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按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荅曰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孔氏疏曰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凌暴於人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

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朱子集傳謂女子不為彊暴所汚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絶其人無論彊暴者非一詩所能絶而所云速我訟獄皆是自述已志乎劉向列女傳曰召南申女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女終拒之而作詩葢是實有其事非但自述其志也

殷其靁序云勸以義也

按詩莫敢或遑莫敢遑息正是勸以為臣之義而閔

其勤勞朱子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何也

鄁柏舟序云言仁而不遇也朱子曰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

按孟子引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朱子集傳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則仍依序説也今考其辭氣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大不類婦人語也自當以仁人不遇為是

日月序云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

至困窮也
按朱子謂此當在燕燕之前葢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然細按之則序說為長葢是時莊公既薨莊姜追念之言日月照臨出自東方猶有復明之時而莊公既逝不復故處是可傷也先君往矣不我顧矣寧不我顧葢傷之甚而轉冀之之也所謂德音無良者史記衛世家陳女女弟幸於莊公生子完

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是德音也而今見弑於州吁反為不善是無良也不然德音豈有無良哉序詩以此在燕燕之後非錯簡也

北門序云刺仕不得志也

按詩云王事適我鄭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此詩當作於衛惠公時桓五年衛人從王伐鄭鄭伯禦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王事當指此也

北風序云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朱子曰衛

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

按衛詩擊鼓怨州吁用兵暴亂也雄雉刺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也況於納伋之妻而使盜殺其子哉

鄘柏舟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按内則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兩髦者乃父母在之飾也鄭氏箋曰共伯僖侯之世子詩稱兩髦則是時僖

侯尚在可知史記世家云武公和篡共伯而立無論睿聖武公不應有篡兄之事即髧彼兩髦可以證僖侯尚在武公何由篡之以共伯蚤死之說叅之詩序何可廢也

桑中序云刺奔也朱子曰此滛奔者自言其與所私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按序以為刺奔者於云誰之思決之葢以滛亂者所思何人不過與某某為期約耳若以為滛奔者所自

作則將顯然告人曰我思誰人既淫姜姓之長女又淫弋姓之長女又淫庸姓之長女而皆與我相期送恐雖淫亂無恥者未必恐人不知其淫也況傳曰相竊妻妾既竊矣而又何以告之哉孟姜孟弋孟庸皆貴族穀梁傳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弋氏卒傳曰哀公之母也左傳作姒氏也詩故曰庸即鄘女亦國姓也

氓序云刺時也宣公之時男女奔誘復相棄背故序其

事以風焉朱子曰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

按毛傳氓民也以氓而抱布非士可知至於期約則曰子笑言則曰爾原有次序非或親或鄙而忽貴之為士也又三歲食貧三歲為婦非女可知老使我怨老而後見棄可知然則作詩者歷叙淫婦之見棄因嘆曰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為凡為女者戒之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桑落黄隕婦人以色衰見棄如此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世多有之謂可常恃其色哉

故作者敘其事以風焉而歸之於刺時也朱子謂此非刺詩緫不欲依序説耳

芄蘭序云刺惠公也惠公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

按毛傳觿成人之佩也尚書注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可知君當童幼之年所宜佩觿也詩不敢斥言其君惟以其佩觿指之故云刺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葢年十五六詩所謂童子

也史記世家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則大夫刺之自應有也朱子不信小序故云不知所謂也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朱子集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按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渡河而南故唐孔氏詩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則言河廣者不過取河為喻耳嚴華谷因集傳云衛在河

北遂疑此詩為作於衛未遷之前而以孔疏為非不知宋襄公以魯僖公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始終當衛文公時其母思之賦河廣安得不以為文公時乎若以此詩為作於衛未遷前衛在汲郡朝歌縣宋在梁國睢陽縣相去甚遠亦可因跂予望之而謂跂足可見乎意葢以河狹地近以義不往非謂其遠耳

伯兮序云刺時也鄭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按詩自伯之東朱子曰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云之東也唐孔氏疏曰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非謂鄭在衛東桓五年傳曰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則會師之鄭不自衛出可知鄭世家有云東其民於洛東周在鄭東時伯之東受命西伐耳

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為狄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曰疑亦男女相

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按子夏詩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孔叢子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以二說證之豈可指為男女贈答之辭哉

君子陽陽序云閔周也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曰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

按前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集傳曰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此則其夫既歸安於貧賤以自樂

其家人又識其意而嘆美之夫以為安於貧賤而曰左執簧所云歙笙鼓簧者是也又曰右招我由房惟天子諸侯得有房中之樂貧賤者何所有也且曰左執翿所云植其鷺翿者是也又曰右招我由敖敖舞位也相招而從於燕舞之位貧賤者何所有也序以為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則此皆在位有官職者非但安於貧賤以自樂而已

兎爰序云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

按隱三年傳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竹書桓王三年王使虢父伐晉之曲沃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十四年伐曲沃立哀侯弟緡于翼十六年滅翼史記鄭世家莊公二十七年始朝周周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三十七年

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序謂諸侯背叛王師傷敗者此也夫兵凶器也逢此百凶構怨連禍可知矣何得以序為衍說

大車序云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朱子曰周衰大夫猶有能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

按詩明言畏子不奔則未嘗奔矣集傳猶謂淫奔者

畏而歌之何也吕東萊曰此詩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故序以為刺周大夫也

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朱子曰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

按詩彼留子嗟彼留子國毛傳留大夫氏子國子嗟父先言其子乃言其父者當是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作者既思其子又美其奕世有德遂及其父孔氏

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朱子何所據而易為淫婦所私之人哉又按桓十一年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然則留者鄭鄙邑于嗟者治留之大夫也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朱子曰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按仲子指祭仲也毋踰我里踰過也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毋折我樹杞仲子曰毋使滋蔓公曰姑待之是也畏我父母公所謂姜氏欲之焉辟害也詩人辭意婉切而莆田鄭氏臆料為淫奔之辭朱子信之遂以仲子為男子之字何哉

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曰淫婦為人所棄於其去也而留之

按集傳以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

之句遂易為淫婦為人所棄而作果如玉言彼稱詩
以贈遊女今以為婦人所作抑又何也且留之不於
所私之地而乃於大路留之恐無是情理也
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不昬于齊卒以無大國之
助至於見逐朱子曰此疑亦淫奔之詩
按詩有女同車傳曰親迎同車也彼美孟姜傳曰孟
姜齊之長女也史記鄭世家莊公三十八年北戎伐
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

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四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忽立秋忽出奔衛夫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詩人刺之朱子必疑為淫奔之詩何哉

山有扶蘇序云刺忽也朱子曰淫女戲其所私者

按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傳曰狂狂人也狡童昭公也孔疏曰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為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然詩人之意當以子都子充指鄭忽狂且狡童指鄭突春秋桓公十一

年九月丁亥昭公忽奔衛己亥厲公突立是鄭人思忽而不得見目中止見有突也如此則詩人無訕上悖理之虚惡而亦不必以意料逆揣指為淫謔之詞矣或曰目君為狡童則忘君臣之分然箕子麥秀之歌彼狡童兮不我好兮狡童指紂也詩人不敢斥言而托之狡童故云刺也

褰裳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朱子曰淫女語其所私者

按狡童褰裳疑皆托齊人因忽辭昏而為之刺狡童曰不與我言不與我食褰裳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疑托之齊人之口而非鄭人自刺其君也竹書平王六年鄭遷于溱洧其後桓王十三年北戎伐齊鄭忽帥師救齊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謂忽有功於我涉溱洧而救我也故欲以孟姜妻之子辭之而不我思豈無他人與昏哉若當日與齊為昏則忽之見逐大國必有以正已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

裳亦取大國正已之意也朱子以狡童褰裳皆為淫女之詞何哉

子衿序云刺學校廢也朱子曰此亦淫奔之詩

按毛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集傳以子為男子以詩為淫奔之詩乃自作白鹿洞賦又曰廣青衿之疑問則仍依序說矣

敝笱序云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朱子曰桓當作莊

按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十八年公與如齊齊侯通焉設使桓公納申繻之諫防閑文姜不與如齊則亦不至於淫亂可知葢文姜是時歸魯十有六年與如齊而使至於淫亂者桓公也若莊公即位夫人固在齊矣其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享齊侯于祝丘以及於會防會穀不能防閑則有之使至淫亂非桓而何集傳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不能防閑文姜謂詩序桓當作莊非也

汾沮洳序云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朱子曰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按王肅孫毓皆以言采其莫為大夫采莫不以為君又陸氏釋文曰其君子一本無子字則詩序本作君子可知朱子以為未必序者之本意必欲非之而後快何也

蟋蟀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按史記世家厲王奔彘之二年晉僖侯司徒即位宣王二年僖侯卒據詩意及序僖侯蓋非能儉者有時而儉不能中禮又常好自虞樂者不能依禮故時人刺之欲其節之以禮耳觀下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令我不樂日月其慆則令我者詩人自我也周禮春官巾車庶人乘役車農功既畢役車其休我此時何至不樂否則日月易過又將始播百穀矣君之虞樂自有其時無甚為太樂蓋當主思於所居之職毋或

廢弛國政如良士瞿瞿蹶蹶可矣詩意乃刺其不儉非刺儉也向使既儉矣而又戒之曰無已太康何哉又爾雅瞿瞿休休儉也則詩意欲其崇儉可知

山有樞序云刺晉昭公也政荒民散將以危亡朱子曰此詩蓋亦荅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按昭公元年封弟成師于曲沃沃盛晉衰已有將亡之勢詩人蓋逆料之矣故曰他人是保他人入室蓋謂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也集傳以前篇蟋蟀在堂為

唐民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為樂此為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恐未必然蓋有車馬有鐘鼓必非民間終身勞苦者所能有也

綢繆序云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朱子曰詩人叙其婦語夫夫語婦之辭

按集傳之可疑者有四三星在天毛傳曰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也王肅曰謂十月也三星在戶毛傳曰參星正月中直戶也婦語夫之令夕在十月夫語

婦之今夕在正月其疑一也當昏之夕無方束薪於原野及夜而歸之理其疑二也語夫而自稱子兮語婦亦自稱子兮相語又共稱子兮其疑三也先述其語夫次述其語婦足矣中又謂述其夫婦相語而後語婦其疑四也詩蓋以賢者在野束薪及夕而歸見三星在天嘆昏姻不得其時若於今夕而夫婦相見喜如何哉子兮子兮自他人口中而指男女義更明矣

無衣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朱子曰此序顛倒順逆亂倫悖理當是時若非晉侯自作則是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

按竹書釐王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時武公之三十七年也序明言武公大夫為之請命則所謂美者亦自其大夫美之非武公有可美也主臣恊謀弑君簒國向使其臣

猶刺之豈肯助之序以為美者是也

采苓序云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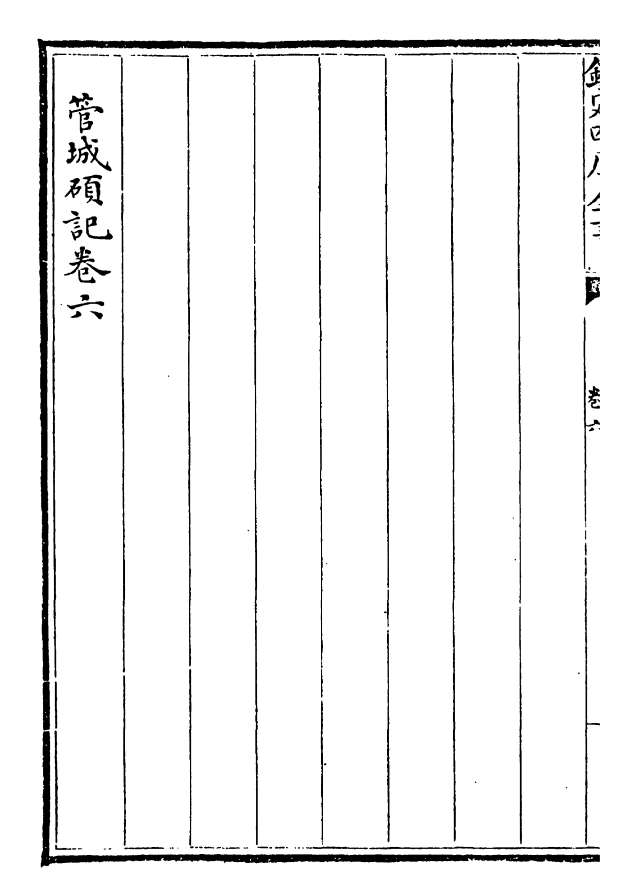
按史記世家晉獻公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詩人之意以為獻公信驪姬之讒舍申生而立奚齊向使申生潛逃如伯夷之去采苓於首陽之巔未為不可乃士蔿為之言而不信舍旃舍旃則亦如或人所言可舍之而奔他國而亦無然

者何也申生惟知順父之為孝人之言又胡得而入

焉蜀書劉封傳先主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孟達與

封書曰自立阿斗為太子已来有識之人相為寒心

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讀詩者可以觀矣



管城碩記卷六